

舊唐書

冊三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同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譖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爲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真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卽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旣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

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卽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恆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爲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爲門

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賣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寢騎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涇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愍皇帝童年纘曆頗事奢靡卽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力之間尙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

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羣甿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寶率土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勅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卽異貞元中李鑄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貢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苹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勅却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廻市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盞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

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迨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榷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偏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勅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時準赦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遺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玄宗命中使於江南採鳩鵠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卽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扞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鳩鵠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

尙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玄鵝天馬楠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綿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切兢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元和已來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榜招江淮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筭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

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
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縉給牒卽迴別無法事若不特行
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
卽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恆疎遠賢能昵比羣小坐朝月不二
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
辰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
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
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疹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
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尙竭誠盡忠不避
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獻丹辰箴六首仰塵睿
鑒伏積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旣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
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其正
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尙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

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
詔還驂耳鑾輶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旣焚筒布則毀道德
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
流乃能成功漢驚流湎舉白浮鍾魏寥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
規爲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讜慝不能蔽明漢之
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僞照奸得情燕蓋旣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
黃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暗貌獻飧斯可誠懼帝手詔答曰卿文
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
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
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
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旣以投誠
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旣遐睠屬何已必當克己以副乃誠德

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讐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內徙寶曆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殫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敬宗爲兩街道士趙歸真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卽令

高品薛季稜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黃孔子昔軒黃問廣成子理身之道何以長久對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黃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用玄祖之訓修軒黃之術凝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覲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翬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

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
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
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無任兢憂之至息元至京帝
館之於山亭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果葉靜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
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盜而殂文宗
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文宗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和三年
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
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
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盡採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
爲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
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
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
內觀察處置西山入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

爲彰義觀察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爲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尙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於此州閩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皋鎮蜀經略西山入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邛峽關移舊州於臺登城以扞蠻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賊數年之內夜犬不驚瘡痏之

民粗以完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
絕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其年冬召德裕爲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爲淮南節
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戶六月宗閔亦罷
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入
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寮宰臣退問安否上歎醫無名工者久之
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
藥稍効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曰李訓
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
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邪
無悛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別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
佽封之不下王涯召肅面喻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己九
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
德裕中謝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勅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

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
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漳王養母王得罪
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
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爲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
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
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羣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
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虞州李
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
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
客十一月檢校戶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
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代牛僧孺初
僧孺聞德裕代己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鷺卽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
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止四十萬半爲張鷺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

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
闕王績魏謨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
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卽位
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
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爲異事會
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迴紇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
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
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百寮
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紇繼立大功今國破
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
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
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陁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
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

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
許借米三萬碩俄而迴紇宰相溫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
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杷頭峯突入朔州
州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
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杷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
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
然之卽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令大將石
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宮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三年二月
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據地志安西去京
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曠右出玉門關迤
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
河曠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
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